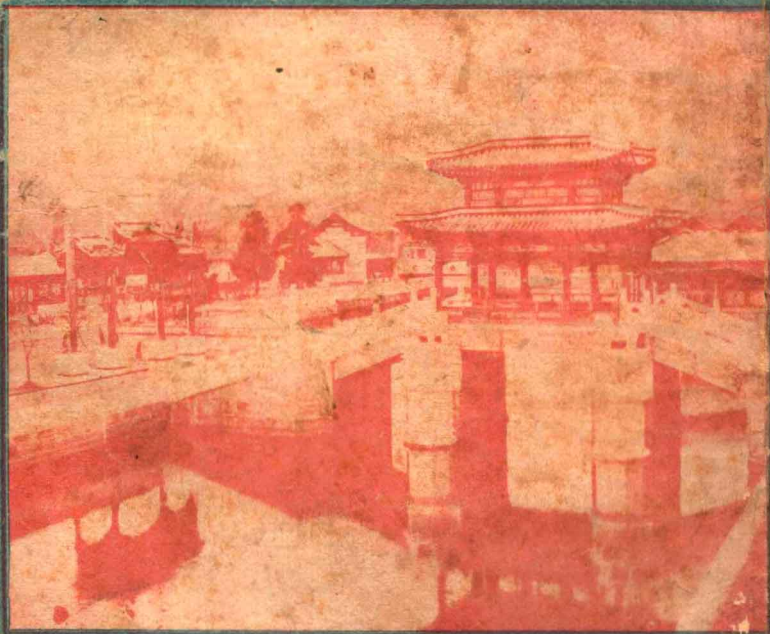


全國風俗大觀

全國風俗大觀



上海新華書局發行

序

秦定鼎分天下爲三十六郡。迨滿清朝增十八省。爲二十二。非僅東三省與南北五省之風俗懸殊。卽一省之風俗亦大相逕庭。去千里外者固不待言。百里之隔而風俗之變遷迺乎不同。甚至相差數十里。進而至於鄉村市鎮。其風俗之異殊非心理所可揣測。誠可怪也。夫攷之究竟則吾國地廣而人雜。卽在原有之古禮而言。因訛而傳訛。一誤而再誤。貧者從而效於富民。則相率以效。士大夫爲榮。互相比擬。日行改換。愚者諄諄守乎禮黠者出奇以眩人。久之風氣轉易。人心變幻。賢惡雜處。忠奸混淆。於是乎風俗遂分。軒輊而省府縣市鎮鄉僻如支派之瓜分。不可復集矣。設有從而搜羅之。溶習俗於一爐。甯非奇觀也哉。予友雙黛館主每好詢異地風俗。今積成篇將付剞劂。索文於予。爰草此寄之。

自序

人類之始。性誠樸而不知禮。然不失其應有之天真。伏羲畫卦。倉聖作字。人乃知有文。周公定禮。孔聖刪經。人賴以有道。是爲禮樂之創守之維謹。無敢越禮。厥後人類生殖益繁。本性漸乖。假賢者之禮藉以逞其詭譎。上行而下効。風氣之窳敗有由來矣。

然地分厚薄。水有清濁。滄桑易變。風雨不時。邑分大小。民有賢愚。心之軒輊。則爲善惡性之利鈍。自在緩急。夷民蠻子。化外生苗。居處既屬互異。風俗奚能相類。卽一族之人民。農工士賈。各有所藝。醫卜星相。分道鬻技。三教之外。爲九流四民之中。分百行。矧中國之大冠全球。輒以江南江北而言。僅一江之隔耳。其語音竟而大異。風土之懸殊。當可想見。綠窗枯寂。夏日冗長。爰以耳目觀聞。撫以成篇。名之曰全國風俗大觀。雖不及什一。而光怪陸離之習俗。可驚可哂之事。頗有足資談助者也。

歲在壬戌之夏。鑑湖雙黛館主識於畫梅廬。

全國風俗大觀

山陰雙黛館主編

●目錄

●風俗導言·····	一
●京華風俗談·····	三
●天津風俗雜談·····	一〇
●奉天之風俗瑣事·····	一二
●吉林風俗誌·····	一五
●延吉之風俗語·····	一八
▲寒天之可驚·····	一九
▲教民之雜居談·····	二一
▲家居與婚喪瑣話·····	二一
▲人類之性情·····	二三

●長春風土誌	一三三
●甬風小誌	一四
●鄂垣風土錄	一六
●青島之風俗雜綴	一七
●山西風俗誌	一九
●五台之民俗談	二〇
●大同風土話	三一
▲裝束之一覽	三二
▲民之刁滑	三三
●蘭州風俗史	三三
●廣東風土談	三五
▲市畔見聞錄	三六

▲婚姻之奇俗·····	三七
▲癡瘋之異語·····	三八
▲裝束之怪僻·····	三九
▲雜摭·····	三九
●陽羨風俗誌·····	四〇
●河南之風俗史·····	四二
●越州風土之一班·····	四三
▲婚姻制度·····	四五
▲喪事之禮儀·····	四七
●新疆異俗記·····	四九
●外蒙古之風俗史·····	五一
●內蒙風俗誌異·····	五五
●蜀西風俗談·····	五七
●滇北之風土誌·····	五九

●杭垣風俗談·····	六二
●安徽之風俗軼聞·····	六四
●閩風聞見錄·····	六六
●黔地苗風記·····	六七
●湖南風俗考·····	七二
●西藏之風俗事略·····	七五
●鄭州風土誌·····	七九
●貴州民俗談·····	八〇
●熱河異俗紀事·····	八三
●秦中風土誌·····	八四
●臨地風俗瑣話·····	八五
●漢口之風俗談·····	九〇
●張家口之風土拾遺·····	九二
●跋語·····	九四

全國風俗大觀

編輯者雙黛館主

風俗導言

黃帝。畫野而分都邑。夏禹治水而平山川。迨紂無道。武王誅之。遂代而爲帝。迺封列國。厥後互爭疆土。干戈不息。至赧王而國政益頽。其竄敗更甚於紂。始王出楚。燕齊等皆相繼亡。遂定秦鼎。而分天下爲三十六郡。作阿房宮。坑儒四百六十人於咸陽。焚詩書百家語。並設挾書之律。抽民丁築萬里長城。其暴虐無道。天惡人怨。後以東巡而崩。子胡亥立。三年。趙高弑之。秦亡。項羽稱霸。劉邦斬蛇起義。逼羽於烏江。邦遂卽皇帝位。迨漢獻帝而吳蜀魏分爲三國。曹丕篡位而爲文帝。三國亡。晉司馬炎稱武帝。天下遂歸一統。晉亡。劉裕立。是爲五代。宋及順帝而蕭道成弑之。自立爲齊。高帝梁陳二朝繼其後。隋因以出。滅後主。是爲文帝。子卽煬帝。貪色荒政。盜賊蠭起。天下亂。遂爲宇文化及所弑。子侑立。曰恭帝。時李密叛。李淵起兵於太原。受隋禪。是爲唐之高祖。至唐昭宗而唐亡。梁

唐晉漢周五者繼之。大宋趙匡胤立。及高宗金邦執。徽欽二帝北去。秦檜爲相。誣岳武穆。至宋恭帝而奇沃溫氏名忽必烈。僭位爲元。順帝二十四年。明太祖朱元璋稱吳王。順帝二十八年。太祖定都於金陵。徐達常遇春定中原。陷元都。順帝走開平。遇春克之。帝走和林。洪武三年。順帝薨於應昌。至崇禎十七年。李自成破潼關。吳三桂爭陳圓圓。引清兵入關。明祚遂亡。崇禎帝自縊。滿人迺篡漢。而稱帝。屠戮揚州。洗嘉定。下薙髮令。違抗者殺無赦。且累及族。慘酷之律。爲有人類以來所未覩。漢民銜之刺骨。然以堂堂漢祚。而爲異類所踐。安得不受其荼毒哉。至清宣統三年。武昌起義。定臨時政府於南京。清帝遜位。改日期爲陽歷。舉孫文爲臨時大總統。滿人至是氣數遂絕。殺數百年專制之威。吐大漢屈服之氣。吾共和幸福之民國。於是而成立矣。人民由黑暗而踐光明。似步峻嶺而入大道。歡聲震全國。五色之旗飄揚空際。民遂有生氣焉。但國中本定燕魯秦越湘桂吳晉隴贛蜀滇皖豫閩鄂粵黔等十八省。滿人迺定奉天吉林黑

龍江等爲東三省。與新疆省合而爲二十二省。其中名分既別。語音懸殊。民間風氣自異。脫一一知而紀之。大可爲吾人之談助。緣一朝有一朝之規律。一省有一省之民情。卽隔縣越省。或同縣而相差僅數十里之地耳。民間風俗其相去已判若天淵。一鄉之人而相居不能統其積習。至可怪也。自民國而改州府爲縣。然名固可改。可棄特人民之陋俗。則相習以成。風幽僻之地。民皆知識。懷閉所謂孤陋寡聞。僉皆愚魯如豕。然習俗有異。類皆卑劣之事。矧人類本有良莠之別。而在今之人情風俗而言不外乎淫惡奢靡酷暑無事信筆錄之。便關心於世道者有以改良之也。

●京華風俗談

社會。京華之社會以中上爲多。下流者雖亦不少。然中有舊家之子弟。與達官貴人及滿清之候補人員。貝子王爺皆平日不知艱苦者。今日荦拓如丐。或手攜竹筐而於前門一帶高呼五香豈者。其中正多貴官之子也。輒就目下而

言他省之人。或有嫺戚官。京中或爲當選議員。則奔而就之者。自大不乏人。故盤桓於各會館。而待差使者。不下十餘萬人。有待終年而不得一事者。有數日。卽遇差缺。不及一月。已撤差者。異鄉之人。相顧咨嗟。甚至窮極無聊。爲人執役。或懸牌爲醫。或專鬻春聯。下則拆字。然此輩往往句讀不通。迺強稱儒者。向人索詐。遇強者。批其頰。則拱手服罪。尤覺可笑。然亦有貴家子。而墮爲乞丐者。大都以滿人爲多。緣其素時有旗糧可食。故子弟不習一藝。不治生產。滿人盛時。上自公侯。下及人民。咸畏滿人。若虎。是以若輩恃其勢力。人因見懼也。遂賴之以謀生。斗偶。或與人鬥毆。共扭之。官漢人。姑不論。有勢力。與不皆拘而罰焉。狡者。或言傷。則且補醫藥之費。滿人之無賴者。專恃是以餬口。實則反足以害之也。滿將亡之時。王公尤喜扮爲乞丐。遨遊街市。與人爭長短。釀爲人命。役逮以去。至則赫然某王也。當道因是而革職者。大不乏人。致地方官。迺不敢復治。乞丐者。乘機以擾人民。隸卒雖見如不覩。雖執以詣署。亦立釋。識者早言爲亡。

國之兆。朕不期果成爲預語。今日眞爲乞丐矣。但漢人之無職業而浪蕩於京都者。初至其地。多抱做官發財之思想。及後久不獲差。遂流爲丐。或爲醫卜。星相。若輩之情。固有可憫也。蓋北去之時。誰不欣欣然親戚走賀。朋友筵送一若轉眼。且爲官矣。卽本人亦未嘗不作如此想。迨達而事與願違。歸則羞見父老。迺不得不爲人執役矣。然尙冀圖得資。卽歸無如北地生計尤艱。所入不敷。所出久而遂入下流。甯不可哀。誌此數語。以爲發財心重者戒焉。

但北京之社會。以一言斷之曰。不脫滿清之舊習。其凡雇僕役者。《京中曰當差》。不論其主人爲現任爲無職。諸如應對皆維命是聽。主居辦事室中。其僕皆肅容侍門外。無笑語喧嚷。輒咳吐亦不敢稍巨。脫室中略一動作。僕卽鞠躬而入。笑臉承迎。狀極恭敬。而主人之呼僕。則大都不以名而代之以一『來』字。是則儼然滿清之官僚派矣。尤有一事爲南人旅北之唯一要訣。則語時須操京音。設路遇衝突。但睜目以北音叱之。非僅與爭者見畏。輒警察亦不敢干。

涉唯唯而退。蓋恐碰釘子也。然客若操以蘇音。則必至吃虧而後已。緣在京操蘇音者。半係班中龜奴。大爲吾輩所齒冷。此則熟於北方者。咸能道之。

北京風俗之壞。爲知者所不忍言。其萬惡薈萃之地。廼城南游藝園。中央公園。新世界。三處官僚武人。議員政客。小姐太太。每日必臨其地。故北地浪子。皆混跡其間。于是拐逃之事。發現矣。而潛遁者。往往爲大人先生之姬妾。故一般小白臉之一舉一動。不得露其形跡。不則必爲警察所監督。偶而不慎。遂捉將官裏去。倘無人爲之保釋。雖些微之罪。經年不得出。迨長官思及而受拘者。已不堪其苦矣。

市畔往來之馬車。汽車。車後大都隨有衛兵。而尤以姨太太之車爲最疾。馳於馬路中。警察咸爲側目。若常人而馳度過速者。警察必大聲喝阻。且罰錢焉。然坐包車者。雖多僉係中等社會耳。因其與街車無所判別。非若海上之黃包車。人皆一望而知。京中則無從知其爲包車爲街車也。

下流社會中畜鳥之風最盛。若天橋一帶之小茶肆中皆爲若輩棲息之所。鳥籠懸掛於通衢觸目皆然。至蓄鳥者爲幫中人。卽滬上稱流氓是也。所蓄之鳥則曰黃頭曰百靈曰鵪鶉。而中以鵪鶉之害最烈。因北京本有鬪鵪鶉之舉。致有鐵嘴紅睛銀瓜之名。目居鬪鵪鶉之期。迺共聚於茶肆。十金百金甚至孤注一擲。滿清之時貝子王爺嗜此者尤多。故喜與流氓爲伍。互決勝負。毆鬪人命在所不免。識者非之。是以相習成風。蓄鳥者恃之餬口。警廳禁令雖嚴。無如若輩。愍不畏法。陽奉陰違。青年子弟嗜此而傾家者尤不乏人。良可嘆也。然其賭風之熾。則又與別地不同。抽頭漁利之輩。假旅館爲賭場。大賭特賭。夜以繼晝。喧嚷之聲達之戶外。警察知之不敢誰何。緣若輩有護符可依也。而下流社會賭興尤豪。或聚於小茶肆中所打者。則爲大的混厥後。改打撲克。尙厭其不奢。自沙哈之風傳來。駿駿乎有一日千里之概。今則更甚矣。

京中居戶除窰子外。惟無淨桶。但屋後設一公坑。男女雖分。無論其大寒皆單。

衣出。溺而不致疾。亦習慣使然乎。

旅館。京華旅館分上中下三等。特等者。卽六國飯店之類。人盡知。無須贅述。中者。爲寶華店等。末等者。爲下流社會所居。大都以土坑爲之。冬季則下置柴火。以取煖也。

戲園。北人精於戲學。家居者。無不高唱入雲。故售藝者。頗不易易。或一板一眼之差。輒大聲報以倒好。且於聽戲之時。皆閉目搖首。以指按板。殊津津有味。聽至妙處。不覺手舞而足蹈焉。

戲館之中心地點。必留空位若干。該空座。則爲非賣品。專供各部之職員及警處之科員署長等。看白戲之需。而冒名白看者。尤多。然進戲園時。須傲慢自恃。昂首大步而入。卽無人敢阻。既入。則據包廂坐。案目必鞠躬索票。但睜目大唱曰「什麼」而案目疑爲官場有勢者。遂不敢復言。且謝過而退。京中之風氣。茲已可見一斑。

酒館。京中酒肆皆爲南人所設。生涯之盛不亞於南方。且有過之無不及也。其一種爲南京酒店。專售紹興竹葉青及花雕之屬。下酒之物爲火腿、蜜糕、皮蛋。一種曰京酒店。係山左人所設者。專售冬雪之酒。座客常滿。喧嚷終日。是則皆下流者爲多矣。

商鋪。商店亦分大小。而其大小中各有制度。也不則南邊之商鋪。何常無大小之別。豈僅北地迺有耶。緣北京商店大者有招待員。小者則無。而對於主顧非常恭敬。脫入其肆購物者。肆中所有之人必全堂起立。如下屬迎接上司之站班。然略無嘻笑之態。此則南人所不能者也。卽購些微之物。其掌櫃（經理）亦恭謹相送。無淡傲之態。所以難能而可貴也。

迷信。北京人之婚喪制度與南人略同。茲不贅述。而有一迷信之事尤爲可哂。蓋中元之送黃老爺也。而所謂黃老爺者。不知何神。亦不詳其朝代。每屆七月十五日。人民備錠楮之類。祭於門前。一家叩首如搗蒜。其祭物亦不自食。竟